

“历史理论”一词源流考

——对中西历史思想交流中一个关键概念的考索

廉敏 黄畅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历史研究院 历史理论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近代以来,中西历史思想的深入交流对探索“历史理论”这一概念的源流提出了要求。历史地来看,“历史理论”源起于古希腊语中的“历史”与“理论”;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历史”与“理论”两个词语产生了频繁的联系,“历史理论”这一术语随之出现;在学习近代西方先进思想的潮流中,“历史理论”这一概念传入中国,并在马克思主义、与史学理论的区分、与中国传统历史思想相结合等方面拓展了内涵。深入认识“历史理论”一词的源流对于推动中西历史思想进一步沟通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关键词:历史;理论;历史理论;中西历史思想交流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21)05-0015-09

DOI:10.16392/j.cnki.14-1057/c.2021.05.003

近代以来,迫于国内外形势,中国史学追随西方走上了近代化科学之路,中国传统的历史思想与西方的历史理论随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深刻的交流与碰撞。其间相继引发的一些问题,诸如中国古代是否具有历史理论^①、西方的历史理论能否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②、“历史理论”“史学理论”等概念如何区分^③,等等,至今仍然制约着中国史学的发展。这些问题之所以出现,不能不说与中西历史思想的差异及如何认识这些差异有关。“历史理论”及对这一概念的认识,就是深度困扰中国学者的思想症结之一。为了更加全面而清楚地理解这一术语,我们有必要深入探

索“历史理论”一词的来龙去脉。

一、西方文艺复兴之前的“历史”与“理论”

对于中国学者来讲,“历史理论”只是近代中国借鉴西方思想之后才开始使用的词汇;但是,在西方思想中,“历史理论”一词则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对此,我们至少需要通过西方文艺复兴前后两个阶段来认识。这里先行追述西方文艺复兴之前的有关情形。

根据目前的资料,西方进入文艺复兴之前,尚无“历史理论”一词,“历史”与“理论”以两种独立的表

收稿日期:2021-06-28

作者简介:廉敏,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黄畅,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专业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海外汉学、中西文化交流史。

①可参考黑格尔《历史哲学》:“说到科学的本身,在中国人中间,历史仅仅包含纯粹确定的事实,并不对于事实表示任何意见或者理解。”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

②可参考姜义华《正本清源,建立合乎实际的中国历史观》“摘要”：“怎样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来解释中国的历史进程,一百多年来,尽管中国历史学家做了许多努力,但是我们的许多观念、许多分析框架很多直接来自近代西方,而从西方舶来的过程中,有很多又是经过日本阐发,再从日本转运进来的,后来形成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又主要是经过苏联、经过共产国际转舶来的。这些新的观念、新的分析框架,推动了中国新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却又常常妨碍了对中国历史实际的真正揭示。”《史林》2014年第5期,第152页。

③可参考[美]汉斯·凯尔纳《怀特与安克斯密特之间的视角转换:历史学与语言之间存在“中间立场”吗?》:“在历史理论与更广泛的文化理论话语与种类众多的历史编纂学,也即与任何种类对过去的思考难以区分之前,我们如何从广义上界定‘历史理论’?哲学的方法是什么?在马克思主义以及弗洛伊德主义和种族主义等始终会有追随者的意识形态方案之外,我们将历史理解为从思辨的(包括刚才提到的那些体系)到分析的(与既往发生的事件没有太大关系),再到叙事主义路径的转换。”张作成译,《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第3期,第16-17页。

达方式分别存在。

在西方，“历史”与“理论”最早皆可追溯至古希腊。在古希腊语中，“历史”为“*ιστορία*”，其发音[istɔ'ria]与现行英语“history”（“历史”）^①的发音非常接近，《美国传统英语词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将之释义为“inquiry, knowledge acquired by investigation”^{[1]63}（“查询，通过调查获得知识”）。在张广智先生主编的《西方史学通史》中，吴晓群教授曾对英语“history”的词义来源作了这样的梳理：“英文history一词是由古希腊文historia（意为‘探究’）转化而来，其词根是histor，最早见于《伊利亚特》中，指能够从诉讼双方的讼词中调查出真相、并做出判断的人，他因此而获得报酬。从词源上追溯，histor演化出一个名词和一个动词，即historia和historein，前者最初强调的是实地观察（autopsy），用目击证据来讲述某件事情并为之担保作证；后来，这种知识扩展到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获取，比如通过对目击证人的询问，而并不一定要通过亲自经历；到了公元前6世纪，它的含义演变成通过收集和甄别证据然后以人的理性评判来获取真知。后者的意思是‘询问、探询’，这个词派生自idein（‘看见’）和eidenai（‘知道’），‘看见’和‘知道’是一个整体，是同一个词的两动词形式，可进一步引申理解为通过亲眼所见获知事情的真相。最先使用historia一词来指称一种新的认知方式的是爱奥尼亚的思想家。公元前6世纪，小亚细亚爱奥尼亚地区的哲学家们普遍用historein的方法来研究自然界，并用散文的形式把他们的研究成果记载下来。通常他们被认为是希腊哲学的创始人，因为他们首先对万物的本原做出了较之传统更为理性的探索。他们的方法影响了另一些人，他们开始实地调查异域民族的地理与风俗，并同样用散文的形式将他们调查的结果记载下来。换言之，对于古希腊的早期史学来说，经过问询得来的口碑史料就是‘历史’。”^{[2]34-35}这一梳理已经足够细致，有助于我们理解古希腊语“*ιστορία*”（“历史”）发展为西

方早期史学的历史脉络及其内在逻辑。

西方史学史研究对“history”一词的解释已经渐成常识，对此，我们不再过多关注。接下来，我们暂时将重点放在对“理论”一词的理解上。

“理论”一词在古希腊语中表达为“*θεωρία*”。像“*ιστορία*”（“历史”）一样，其发音[θeo'ria]与今天表达“理论”的英语单词“theory”也非常接近，而其词义同样经历了特定的发展与丰富的过程。

就源头而言，国外学者对“*θεωρία*”（及其发展出的英语“theory”）（“理论”）的产生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神的启示。词源学指出，“*θεωρία*”由词根“*θεωρός*”（*theōros*）加上词尾“-*ία*”（-*ia*）合成而来，“*θεωρός*”的部分含义即来源于“*θεός*（*theos*，‘god’）”（“神”）^[3]。思想史研究也有类似的说法。研究者曾经表示，对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思考，根植于典型的希腊式的提问，诸如谁最快乐、谁最聪明、谁是最好的，就像德尔斐神庙的神谕所启示的问题那样^②。如果真是这样，那么“*θεωρία*”的身影远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德尔斐神庙被建造^④的期间应该就已经有所浮现。不过，该研究并未就此提供更多的信息。另一种是人的观察。词源学大多认为，“theory”一词可能部分地来自于原始印欧语词根“*wer-*”的第3种含义“to perceive”（“察觉”），又通过古希腊语的词根“*thea*”（“视野”）与“*wer-*”在古希腊语中的衍生词“*horan*”（“看”）结合，经由希腊语“*theōros*”“*theōrein*”“*theōria*”及晚期的拉丁语“*theoria*”辗转变形而来^③。其中提到的几个词根——“察觉”“视野”“看”——都与视觉有关。以上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依据，也都留下许多疑问。因此，无论持哪种说法，又或者合二为一，都只能存疑而无法确信。而进一步的研究，则会因时代遥远、史料难觅、语系繁衍、方言变化等复杂因素的制约变得难以施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一问题尤为遥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θεωρία*”的词源中埋藏着西方“theory”（“理论”）的种子，并对西方理论思维的发展发挥着深厚的影响。

①括号中乃前引英语的中文翻译。如非特殊情况，文中的中文翻译均出自本文作者。对此，下文将不再一一注明。

②“*It originates in the typically Greek manner of posing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who is the happiest, the wisest, or the best (a question often asked of the Delphic oracle).*” Nicholas Lobkowitz, “On the History of Theory and Praxis,” translated by Jere Paul Surber, *Political Theory and Praxis: New Perspectives*, edited by Terence Ball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p. 13.

③词源学在线词典(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对“theory”的解释为：“1590s, ‘conception, mental scheme,’ from Late Latin *theoria* (Jerome), from Greek *theōria* ‘contemplation, speculation; a looking at, viewing; a sight, show, spectacle, things looked at,’ from *theōrein* ‘to consider, speculate, look at,’ from *theōros* ‘spectator,’ from *thea* ‘a view’ (see theater) + *horan* ‘to see,’ which is possibly from PIE root **wer-* (3) ‘to perceive.’”

虽然源头难以探求,但是,“θεωρία”一词的流传大体还是可以追寻的。在西方传世古典文献中,可以发现古希腊语“θεωρία”的使用情形。

通过检索“洛布古典丛书”^①我们发现,至少在公元前5世纪,西方已经出现使用古希腊语“θεωρία”的文献。例如,色诺芬(Xenophon,前430年左右—前354年)的《回忆苏格拉底》(Memorabilia)。根据英译文,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之后,因当时雅典正处于迪莉娅节庆(Δήλια, Delia)的月份,苏格拉底的死刑被缓期执行。这时,色诺芬讲到,“直到神圣的使团从提洛岛(Δήλος, Delos)返回之后,当众的死刑才允许执行”^②。其中“使团”英译文“embassy”就是对古希腊文“θεωρία”的翻译^③。

“θεωρία”在古希腊时期不只“使团”一义。曾经试图编纂一部汇总“古代、中世纪、近代”希腊语言的《希腊-英语词典》为我们提供了公元600年之前“θεωρία”一词的多种用法。该词典指出,“θεωρία”是多利安人的方言,爱奥尼亚人使用的则是“θεωρίη”

(theōriē)——这反映出古希腊语在拼写上的确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地区差异性。该词典中,“θεωρία”有3个义项、共8种使用方式:1.(1)派遣几位使臣或城邦外交官去女祭司处或运动会,或者,派遣使臣团体、外交团、代表团(与“军队”相对)(去女祭司处或运动会);(2)使团的办公场所;履行职责的场所;2.剧院或运动场的观众;3.(1)观看,注视,拜谒;(2)a.思想活动,沉思,考虑;b.理论,推测,与实践相对;(3)(用于被动语态)视野,景象,尤指剧院或运动场的公共景象;(4)(在修辞学或哲学中)解释性的序言,连续的解释^④。其中,只有第3个义项的2种用法与本文关注的“理论”有所联系。

“洛布古典丛书”中“θεωρία”及其同根词语的英文译语验证了《希腊-英语词典》列举的诸多义项与用法。对于“θεωρία”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含义,后来的英译者通过采用不同的英语词汇来对应翻译。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早期文献中的“θεωρία”常常被译为“sacred embassy”(“神圣的使团”)、“mission”(“代表团”)、“spectator”(“观众”)、“viewing”(“观

①“洛布古典丛书是目前唯一一套完整收录西方古代重要作家作品,并采用古希腊文-英文(或拉丁文-英文)对照的方式进行排版的古典学术译丛。”倪滕达《西方古典文献译者群研究——以洛布古典丛书为中心》,《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1期,第95页。

②“For he was forced to live for thirty days after the verdict was given,because it was the month of the Delia festival and the law did not allow any public execution to take place until the sacred embassy had returned from Delos.”Xenophon of Athens, *Memorabilia*. IV., translated by E. C. Marchant, O. J. Todd, revised by Jeffrey Hender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371.

③其古希腊文为:“ἀνάγκη μὲν γὰρ ἐγένετο αὐτῷ μετὰ τὴν κρίσιν τριάκοντα ἡμέρας βιώναι διὰ τὸ Δήλια μὲν ἐκεῖνον τοῦ μηνὸς εἶναι, τὸν δὲ νόμον μηδένα εἶναι δημοσίᾳ ἀποθνήσκειν, ἕως ἂν ἡ θεωρία ἐκ Δήλου ἐπανέλθῃ.” Xenophon of Athens, *Memorabilia*. IV., translated by E. C. Marchant, O. J. Todd, revised by Jeffrey Hender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370.

④“θεωρ-ία, Ion. θεωρίη, Dor. θεᾶρία (v. infr.), Boeot. θιαωρία'Εφ.'Αρχ. 1892.34: ἡ:—

1. sending of *θεωροί* or *state-ambassadors* to the oracles or games, or, collectively, the *θεωροί* themselves, *embassy, mission, “θεωρίαν ἀπάγειν εἰς Δήλον”* Pl. Phd. 58b: pl., opp. *στρατεῖαι*, Id. R.556c; ἄγειν τῷ Διὶ τῷ Νεμείῳ τὴν κοινὴν ὑπερ τῆς πόλεως θ.D.21.115, cf. X. Mem. 4.8.2, Decr. Byz. ap. D.18.91 (θεᾶρία), Plb. 28.19.4.

2. office of *θεωρός*, discharge of that office, τῆς Ὀλυμπιάζε θ. Th. 6.16, cf. Isoc. 19.10, etc.

II being a spectator at the theatre or games, S. OT 1491;“οὐτ' ἐπὶ θεωρίαν πόποτε ἐκ τῆς πόλεως ἐξήλθε” Pl.Cri. 52b; personified in Ar. Pax 523,al.

III 1. *viewing, beholding, θεωρίας εἶνεκεν ἐκδημεῖν* to go abroad to see the world, Hdt. 1. 30; κατὰ θεωρίας πρόφασιν ib. 29; “ἐκπέμπειν τινὰ κατ' ἐμπορίαν καὶ κατὰ θεωρίαν” Isoc. 17.4, cf. Arist. Ath. 11.1, Th.6.24; pilgrimage, E. Ba. 1047.

2. a. of the mind, *contemplation, consideration*, Pl.Phlb. 38b: pl., θεῖαι θ. Id. R. 517d: c. gen., παντὸς μὲν χρόνου πάσης δὲ οὐσίας ib. 486a; ἡ τῶν ἀρχῶν, ἡ τῶν ὄλων θ., Epicur. Ep. 2p.55U., Phld. Rh. 1.288S;“θ. ποιεῖσθαι περὶ τινος” Arist. Metaph. 989b25; ἡ περὶ φύσεως θ.Epicur. Ep. 1p.3U.,etc.: pl., τὰς σαθρὰς αὐτοῦ θ. Demetr. Lac.Herc.124.12.

b.theory, *speculation*, opp. practice, Plb. 1.5.3; ἡ περὶ τὰ στρατόπεδα θ. Id.6.42.6; αἱ νυκτεριναὶ καὶ ἡμεριναὶ θ. *theoretic reckoning of night and day*, Id.9.14.6; ἡ μαθηματικὴ θ. Plu. Rom. 12.

3.Pass., *sight, spectacle*, A. Pr. 802, etc.; esp. *public spectacle at the theatre or games*, Ar. V. 1005, X. Hier. 1.12; ἡ τοῦ Διονύσου θ. the Dionysia, Pl. Lg. 650a.

4. Rhet., *explanatory preface* to a μελέτη, Chor. in Hermes 17.208, etc.: so in Philos., *continuous exposition, Olymp. in Mete.* 18.30, al.”

Henry George Liddell and Robert Scott, *A Greek-English Lexicon*, revised and augmented throughout by Sir Henry Stuart Jone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Roderick McKenzi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reface, 1940).

看”)、“beholding”(“注视”)、“contemplation”(“沉思”)、“theory”(“理论”)、“speculation”(“推测”)、“sight”(“视野”)、“spectacle”(“景象”),等等。需要指出的是,多数情况下,“θεωρία”的使用仍然比较明显地透露出与其词根的原始内涵(即“神圣”或“观察”)之间的紧密联系;“θεωρία”偶尔也会被译为“theory”(“理论”),但这种译法非常少见。

那么,古希腊语“θεωρία”是否可能与西方早期史学形成了某种特殊的联系?西方早期史学文献使用“θεωρία”的几种情形,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回答这个问题。

情形之一,在目前流传下来的西方史学早期作品(如赫西俄德)中,甚至找不到“θεωρία”或者同根词语。不过,这既不意味着他们不曾使用这样的词语(有可能只是没有流传下来),也不妨碍后人使用这样的词语来描述西方早期史学中的人与事。例如,公元2世纪,希腊地理学家帕萨尼亚斯(Pausanias,110-180年)记述赫西俄德的事迹时,便使用了“θεωροῦς”(“θεωρία”宾格的复数形式)一词^①,用以称呼当时的“使者”。这意味着,赫西俄德的时代实际上存在使用“θεωρία”或其同根词语的可能。

情形之二,史书中提到“θεωρία”或者它的同根词语时,大都指的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某些具体的情景或事物,其词义不出前述《希腊-英语词典》所举,与后世所讲的“理论”无一相关。“洛布古典丛书”所收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历史》一书中所使用的几条“θεωρ-”,就属于这一类型。

情形之三,涉及哲学家事迹与思想的史书,会包

含一定的理论思考,甚至也会使用到“θεωρία”或其同根词语,但不一定会被译为“theory”(“理论”)或其不同形式)。如公元1-2世纪间普鲁塔克(Plutarch,约45/46-120年)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记》(*Lives of the Noble Greek and Romans*)。在谈到公元前6世纪米利都地区的泰勒斯(Thales)时,普鲁塔克称颂他是第一位能够在实践活动之外进行抽象思考的智者。普鲁塔克用以表达这里的“抽象思考”的,正是“θεωρία”一词^②。对此,一位英译者采用“speculations”(“推测”)来翻译^③,另一位译者则采用了“theoretical”(“理论化的”)一词^④,说明此处其词义并不确定。

情形之四,大多数情况下,西方早期的历史作品虽然没有使用“θεωρία”,但是,不排除它们可以具有一定的理论精神。例如,研究者发现,当时赫西俄德的诗作《工作与时日》(*Ἔργα καὶ Ἡμέραι*,一译《田工农时》)已经显示出“古希腊人对历史认识的最初萌芽”^{⑤16};公元前5世纪希腊发生的“知识革命”深刻地影响着“希罗多德的创造与修昔底德的发展”^⑤;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中体现出了超越时代的“求真与批判精神”^{⑤18};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表达出了关于“真理”的著名论断^{②34-35};尤其是西方即将迈入中世纪时,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提出了著名的“六个时代”(“six ages”)理论,成为影响深远的世界历史阶段性发展的观念。前述国外学者关于“theory”根植于以德尔斐神谕为代表的希腊式问题的看法,可能也属于这种情形。

这些情形表明,西方早期史学与“θεωρία”之间没有什么令人瞩目的联系;虽然不能说西方早期史

① “τάφοι δὲ Μινύου τε καὶ Ἡσιόδου· καταδέξασθαι δὲ φασιν οὕτω τοῦ Ἡσιόδου τὰ ὄστα· νόσου καταλαμβανούσης λοιμώδους καὶ ἀνθρώπους καὶ τὰ βοσκήματα ἀποστέλλουσι θεωροῦς παρὰ τὸν θεόν· τοῖσι δὲ ἀποκρίνασθαι λέγουσι τὴν Πυθίαν, Ἡσιόδου τὰ ὄστα ἐκ τῆς Ναυπακτίας ἀγαθοῦσιν ἐς τὴν Ὀρχομενίαν, ἄλλο δὲ εἶναι σφισιν οὐδὲν ἴαμα.” Hesiod, *Testimonia: Paus.* 9.38.3-4,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Glenn W. Mo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240.

② “...καὶ ὄλας ἔοικεν ἢ Θάλεω μόνου σοφία τότε περαιτέρω τῆς χρείας ἐξικέσθαι τῇ θεωρίᾳ· τοῖς δὲ ἄλλοις ἀπὸ τῆς πολιτικῆς ἀρετῆς τούνομα τῆς σοφίας ὑπῆρξε.” Plutarch, *Lives*, Volume I: *Solon*, translated by Bernadotte Perr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4), pp. 410-412.

③ “And in general, it would seem that Thales was the only wise man of the time who carried his speculations beyond the realm of the practical; the rest got the name of wisdom from their excellence as statesmen.” Plutarch, *Lives*, Volume I: *Solon*, translated by Bernadotte Perr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4), pp.411-413.

④ “And in general it seems that at that time only Thales’ wisdom, by reason of its theoretical aspect, went beyond practical necessity: the others [scil. of the Seven Sages] possess the name of wisdom from their excellence in politics.” *Early Greek Philosophy*, Volume II: Plutarch, *Solon*,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André Laks, Glenn W. Mo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241.

⑤ 张广智《西方史学通史》第一卷《导论》:“这或许源于其时的‘知识革命’,用西方古典史学研究家阿纳尔多·莫米格里亚诺(Arnaldo Momigliano)的话来说,那就是:‘希罗多德的创造与修昔底德的发展植根于公元前5世纪的知识革命,他们所有的影响也由此而来。’”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学没有理论精神,但是,的确没有证据显示古希腊人将“θεωρία”一词的“理论”之义运用到历史思考上(不排除它已经被运用到哲学中)。通常情况下,这一时期的“θεωρία”是一个日常词语。

国外学者关于“θεωρία”词义发展的一个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时期该词词义与用法的总体状态:“θεωρία”先是作为一个日常词汇(“an everyday word”)被使用,表达“看着”“注视”“凝视”(“a looking at, viewing, beholding”)之义;后来,渐渐发展出“沉思或推测式的理解”(“contemplative or speculative understandings”),多被用于哲学家式的思考,与说唱者或艺术家的认识方式相对^①。

本文无暇深究“θεωρία”一词对于西方哲学的意义。对于西方史学,文艺复兴之前的“θεωρία”明显无关紧要(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θεωρία”一词所蕴含的理论思维的发展)。这与当时正在形成西方早期史学的“ἱστορία”(“历史”)一词不同。

二、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历史”与“理论”结合

在古希腊文明之后、欧洲文艺复兴之前的千年之间,因西方语言的历史进程过于复杂,“θεωρία”及其同根词语的使用情形难于追踪。不过,通过前后两个阶段的对比,我们可以推测,“θεωρία”及其同根词语在中世纪及其前后一段时期正缓慢地经历着从日常词语向学术词语的转变,其词义趋于集中,地位也日益突出。

欧洲文艺复兴之后,中世纪神权日益衰退,人的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激发。西方世界的智识在这一阶段获得蓬勃的发展。各种学问勃兴。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令人注目。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西方对问题的关注由实践层面走向理论化^①。此前很少看到的以“theory”命名的论文、论著开始出现。1454年,奥地利天文学家派尔巴赫(Georg von Peurbach)发表著名的《行星新理论》(*Theoricæ Novæ Planetarum*, 英译名“*New Theories of the Planets*”)。这是我们发现的较早以“theory”命名的作品。在早期英文图书在线(EERO)数据库中,从1629年始至1700年,文献标题开始陆续出现“Practique theories”(“实践理论”)、

“the theory of the planets”(“行星理论”)、“y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ye art of planting fruit-trees”(“果树种植技艺的理论与实践”)、“philosophical theory in mineral prosecutions”(“矿物诉讼中的哲学理论”)、“the theory of physick”(“药疗理论”)、“the new theory of tides”(“潮汐新理论”)、“the theory of the earth”(“地球理论”)、“the theory of the intelligible world”(“智识世界的理论”)、“theory or system of several new inhabited worlds”(“几个新兴宜居世界的理论或体系”)等字样。这些标题所关注的问题以自然科学为先、为主,人文或者社会问题为次、为辅,显示出自然科学及其理论的发展在这一阶段的主导性地位。这一时期,还有一些标题虽然也采用了“theory”一词,但在词义上延续了古希腊时期的用法,不宜翻译为“理论”。

这些现象在西方的语言研究中也得到了反映。语言学指出,英语单词“theory”及其同根词汇取代古希腊文“θεωρία”成为常用词语。目前可见的最早使用英语“theory”的文献出现在1592年^[7]。在17世纪10年代的音乐思想(非练习或演奏)领域,“theory”第一次出现了“一门学问或者技艺的规则或方法”这样的内涵;在同一世纪的30年代,“theory”又具有了“建立在观察和推理基础上的一种有助于理解的解释”^[8]的涵义。1658年,专门针对由其他语言衍生而来的新兴英语而编纂的词典收录了“Theorie”一词,在注明此词来源于希腊语之后,编者提供了这样的一条词义:“未经实践而对任何一种技艺或者学问产生的思考或研究。”^[9]出于同样的原因,1661年编纂的一部词典也收录了“theory”,并对其这样解释:“未经实践而对一门技艺产生的推测、沉思和知识,或者深入研究”^[10]。这些材料反映出的正是西方的“理论”一词由古希腊语转化为英语之后的状况,不仅语言文字发生了变化,而且词义也缩小了许多,只突出发展了“理论”与实践相对的特征、抽象思考的特征,并在西方近现代学科门类发展的背景下强化了理论思考的普遍性。

就西方史学而言,其“理论”精神在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基础上一直保持着发展。在这里,我们关注的

① “The role that natural science, which regards man both as subject and object, has played in man's self-discovery can be shown by a consideration of three periods of culture. The first is characterized by an increasing mastery of nature, by an increasing practical knowledge (hence the Stone Age, Iron Age, etc). In the second period (from Greek philosophy to modern technology), man's attention was turned from the practical to the theoretical.” Andreas M. C. Van Melsen, “The Natural Versu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Iyyun: The Jerusalem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16, 1965, p. 141.

是西方史学发展过程中与“理论”这一表述之间的关系。这一阶段,西方“史学”与西方“理论”之间存在以下几种现象。

现象之一,“历史”与“理论”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同方面在同一著作或者同一主题中同时出现。也就是说,历史研究中可以包含理论研究,理论研究中也可以包含历史研究。例如,1657年,有研究者从实践与理论两个方面来研究骨骼的历史,将之称为“骨骼学”^①。1664年,有研究者关注色彩问题时,希望把色彩理论建立在色彩历史的基础上,而不是沿袭前人已经提出的色彩理论^②。1696年,有研究者将“地球的理论”与“地球的历史”两类著作放在一起进行联系、比较与分析^③。这样的情形不胜枚举,说明历史与理论已经成为这一阶段比较普遍的相辅相成的两种认识方式,共同促进了西方历史理性的发展。

现象之二,“理论”出现在西方史学对自身的反思中。15、16世纪之间,西班牙学者内布里哈(Ne-brija)所著《历史书写的前瞻》(*Divinatio in scribenda historia*)与哲学家塞巴斯蒂安·福克斯·莫西略(Se-bastián Fox Morcillo)所著《关于历史的教导书籍》(*De historiae institutione liber*),其主旨被评论者认为是“对历史学的理论反思”^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西方较早的史学理论著作。1820年,被视为启蒙史学向历史主义过渡的关键人物德国历史学家瓦克斯穆特(Wilhelm Wachsmuth)出版《一种历史理论的构想》(*Entwurf einer Theorie der Geschichte*,英译为*Outline of a Theory of History*)。书中,他将“历史理论”分为“历史科学理论”(Theorie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与“历史艺术理论”(Theorie der historischen Kunst)两个部分^⑤。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今天用以表达“历史理论”的英文短语“theory of history”。

现象之三,“历史理论”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注并获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涵。1842年,马克思发表《历史法学的哲学宣言》,批判德国历史法学的历史观点,其中译文即使用了“历史理论”一词:“应当把哈勒、施塔尔、莱奥及其同伙的法律理论和历史理论看作只不过是胡果的自然法的旧版翻

新”^⑥。1848年,马克思在《法兰克福议会》中又提到“历史理论”:“当教授们创造历史理论的时候,历史本身却继续急遽向前奔驰,根本不顾教授先生们的历史。”^⑦1877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批评了错误的“历史哲学理论”:“现在,我的批评家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但是这对我的批评家来说是太少了。我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⑧1884年,恩格斯在《致弗·阿·左尔格》中,称摩尔根“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⑨,这里的“历史理论”即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在使用“历史理论”一词的过程中传达了丰富的哲学思想与历史观点。

可以说,在这一阶段,“历史”与“理论”这两个原本没有直接联系的词语产生了直接的联系、完成了重要的结合。随后,“历史理论”一词出现,并以学术专有名词的方式在历史与理论发展的道路上发挥着影响深远的作用。这种用法一直延续到现在,对中国史学乃至历史发展的意义尤为突出。在这里,本文将离开西方语境追溯“历史理论”一词在中国语境中的大致情形。

三、“历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古代中国并无“历史理论”一词。进入近代之后,西学东渐,“历史理论”随着这一潮流来到中国。

①“The History of the Bones is called. Osteology, of which are two Parts: Practice, and Theory.” Johannes Riolanus, *A Sure Guide, or, The Best and Nearest Way to Physick and Chyrurgery*, Book I, englished by Nich Culpeper and W.R. Doctor (London: Peter Cole, 1657), p.4.

②“For these and the like Considerations, Pyrophilus, I must desire that you would look upon this little Treatise, not as a Discourse written Principally to maintain any of the fore-mention'd Theories, Exclusively to all others, or substitute a New one of my Own, but as the beginning of a History of Colours, upon which, when you and your Ingenious friends shall have Enrich'd it, a Solid Theory may be safely built.” Robert Boyle, *Experiments and Considerations Touching Colours* (London: Printed for Henry Herringman, 1664), pp. 88-89.

“历史理论”这一概念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备受关注的。对此深深服膺且用力至勤的,是李大钊先生。1923年,在《史学与哲学——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一文中,李大钊对“历史理论”表达了自己的理解:“历史理论的目的,是在把已经考察确定的零碎事实合而观之,以研究其间的因果关系的,这乃是科学的工作。”^{[18]200}这里的“历史理论”强调的是“理论”,意思是,应当注重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目标性地位与科学价值。这是“历史理论”这一概念在中文语境中第一次引人注目的出现。“历史理论”实际上是李大钊对“历史哲学”的另一种表达。同年,李大钊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一文中,明确肯定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19]424}李大钊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认为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是科学的历史研究,他期望我国史学在解释上走向科学。从此,中国史学具有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指引,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或历史理论的道路上探索着具有中国内涵的历史学。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那里,唯物史观就是超越其他旧的历史观念、饱含真理的先进的历史理论。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理论研究或者历史科学,虽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史学的趋势,但这一道路并非没有坎坷与曲折。如何处理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一个内部矛盾。为此,不少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断地进行着探索。

直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在理论上才真正出现重大的机遇与变革。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尝试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进行区分。1983年2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邀请北京部分史学工作者就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问题举行座谈。白寿彝、何兆武、齐世荣、刘家和、陈启能、沈仁安、瞿林东、张文杰、王瑾参加座谈会并作了发言。多数发言明确表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或者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有所不同^[20]。这次座谈会可以说是对史学界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主张的一个较早且相对集中的反映。1984年,宁可先生发表《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历

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一》一文,“就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以及它同历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21]27}进行讨论。这是我们看到的较早的系统思考史学自身理论建设的文章。1986年,陈启能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一文,明确区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两个概念,“大力提倡加强史学理论研究”^[22]。1987年,瞿林东先生在《史学理论》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一文,对“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两个概念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初步说明^[23]。1992年,何兆武先生为他自己主编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出版)一书作序,“采用‘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这两个历史学的基本概念”,并“以其中西兼通的大家风范把这两个概念同西方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大致对应起来”,“有利于中西史学在这一领域的交流和沟通”^{[24]152}。对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一直发展到今天。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与马克思主义本身有所区别,但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多数从事这一理论建设的学者还是主张,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仍需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因此可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一部分。这是中国的史学理论不同于国外史学理论的地方,是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历史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还包括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遗产的发掘与吸收。1979年,白寿彝先生在《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也有个发展过程。说马克思主义出现前没有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从理论体系上讲。如果不是在体系上,而是在某一具体论点上,是不是有唯物的东西呢,是不是有正确的东西呢?我看还是可以有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一个大史学家,往往是个大思想家、大政治家。特别是他们对于历代帝王兴衰的理论和判断,有很多是可以供我们参考的。虽然在体系上不可取,但是零零碎碎的,还是可以丰富我们自己的。对于推动史学发展还是有作用的。当然,这要有所选择。”^{[25]122}这一思想从理论上解除了当时史学史研究中存在着的顾忌。他还多次撰文,深入表达他对“史学遗产”的思考,先后发表了《谈史学遗产》(1961年)、《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1964年)、《谈史

学遗产答客问》(1981年)等文,阐述了中国史学遗产值得借鉴的诸多方面,为日后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1984年,瞿林东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历史科学的民族特色问题》一文,提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具有“中国的特性”“中国的作风和中国的气派”,为研究中国历史以及中国史学史进一步提供了理论依据。2011年,瞿林东先生出版《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安徽人民出版社),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历史理论遗产。将西方的“历史理论”与中国传统史学相结合,是中国学者对“历史理论”的创造性的贡献。从此,西方的“历史理论”在汉语语境中具有了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精神的内涵。

上述三种内涵只是“历史理论”这一概念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发展出的荦荦大者。我们试图借以说明,中国语境中的“历史理论”概念不仅来源于西方,全面地来看,近代中国的“历史理论”与近代西方的有关概念与思想具有直接的联系,是世界历史近代化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外,中国语境中的“历史理论”还与中国历史与中国史学产生了血肉联系,获得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内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组成部分。

结 论

通过追溯“历史理论”一词的来龙去脉,我们可以得出若干结论及启示。

就历史而言,“历史理论”是西方发展至近代才出现的一个词语;其内涵深厚,是西方的人文与理性在历史认识及史学认识方面发展并壮大的结果;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使得西方“历史理论”的发展到达一个高峰;其在中国的流传不仅改变了“历史理论”在西方没落的走向,而且,与中国历史文化的结合还使得自身内涵变得更为丰富。

就时下而言,中国语境中的“历史理论”具有不同于西方语境下“历史理论”的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表现为:其一,多数情况下,“历史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相联,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二,多数情况下,“历史理论”是一个与“史学理论”相区别的概念;其三,“历史理论”与中国古代历史思想业已形成一定的内在联系,深入沟通的同时,也已展示出二者的分歧。中国历史的发展将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的方向推动“历史理论”充实、完善自己的中国内涵。

总而言之,“历史理论”与西方学术思想的变迁、中国社会实践的需要、中国传统史学的理性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单纯地使用“历史理论”,那么,在东西方乃至近现代不同语言文化环境中的学者看来,都非常容易产生歧义。因此,在使用“历史理论”这一概念时,我们至少需要就“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作出一些说明。诚然,上述考察只是出于中国学者当下的角度,远不能反映“历史理论”这一概念形成与发展的全部事实。即便如此,这样的追溯仍然有助于中国学者理解“历史理论”及其对当前中国史学理论发展的意义。

[责任编辑 李卫民]

参考文献:

- [1] JOSEPH B D, JANDA R D. 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 [2] 张广智. 西方史学通史: 第2卷古代时期[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 [3] Θεωρία[OL]. (2020-10-24)[2021-02-20]. <https://en.wiktionary.org/>.
- [4] HISTORY.COM EDITORS. Who Built Delphi?[OL]. (2018-08-21)[2021-02-20]. https://www.history.com/topics/ancient-greece/delphi#section_3.
- [5] 张广智. 西方史学通史: 第1卷导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 [6] Theory [OL]. [2021-02-20] <https://encyclopedia.thefreedictionary.com/theorist>.
- [7] Editors at Merriam-Webster. Time Traveler for Theory [OL]. [2021-02-20].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thesaurus/theory>.
- [8] Theory[OL]. [2021-02-20]. <https://www.etymonline.com/search?q=theory>.
- [9] PHILLIPS E. The New World of English Words: or, a General Dictionary [M]. London: Printed by E. Tyler for Nath. Brooke, 1658.
- [10] BLOUNT T. Glossographia; or, a Dictionary Interpreting the Hard Words of Whatsoever Language, Now Used in our Refined English Tongue [M]. London: Moseley and Sawbridge, 1661.
- [11] ROBINSON T. New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is World of Matter, and this World of Life[M]. London: Printed for John Newton, 1696.
- [12] COROLEU A. Neo-Latin literature—Spain: the Long Sixteenth Century [M]// FORD P, BLOEMENDAL J, FANTAZZI C. Brill's encyclopaedia of the Neo-Latin world. 2020.

- [13] 范丁梁. 现代德国史学历史知识的认知建构及其诉求转向[J]. 天津社会科学, 2019(04).
- [14] 马克思. 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5] 马克思. 法兰克福议会[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6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1.
- [16] 马克思.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5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17] 恩格斯.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84年3月7日)[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6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 [18] 李大钊. 史学与哲学——在复旦大学的演讲[M]//李大钊全集: 第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19] 李大钊.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M]//李大钊全集: 第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20] 白寿彝, 等. 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座谈会发言摘要)[J]. 世界历史, 1983(03).
- [21] 宁可. 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一[J]. 历史研究, 1984(03).
- [22] 陈启能.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N]. 光明日报, 1986-12-03.
- [23] 瞿林东. 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J]. 史学理论, 1987(01).
- [24] 瞿林东. 再谈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J]. 学习与探索, 2016(12).
- [25] 白寿彝. 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J]. 社会科学战线, 1979(03).

The History of the Phrase of Theory of History
——A Survey to a Key Concept in the Conversation of Thoughts of Histor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Lian Min & Huang Chang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Theory, Chinese Academy of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exchange of thoughts of histor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since modern times, there have grown up requirements for exploring the origin of the concept of "theory of history". Historically, the phrase of "theory of history" originated from two ancient Greek words of "ιστορία" and "θεωρία". From the Renaissance on, frequent contacts had been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two words, and the term "theory of history" appeared accordingly. In the trend of learning advanced thoughts of the modern west, the concept of "theory of history"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During its spread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concept has obtained such three marvelous connotations as one in the context of Marxism, one different from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and another combing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s of history.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 of the phrase "theory of history"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promoting a further communication in the field of theory of histor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Key words: history; theory; theory of history; the communication of thoughts of histor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